

找春天

兒童文學
散文類第一名
黃金李



黃金李小姐，臺灣省澎湖縣人，民國四十九年生；六十九年畢業於省立臺南師範專科學校。在校時，曾獲六十八年臺灣省國語文競賽師專組作文冠軍及六十九年度教育部委託中國語文學會主辦的兒童文學創作獎散文類第一名，現服務於澎湖縣西嶼鄉赤馬國民小學。

「春天來了！」

「春天在那兒？」

小弟弟想了半天也弄不清；

迎着東風放長了線，

就請風箏去打聽。

一上課，老師就朗誦了這些詩句。然後說：「春天已經來了，你們知道春天在那裏嗎？」大家聽了都很感興趣，紛紛舉手說我知道，還發表他們的「春天的最新消息」呢！最妙的是彭宜文，他神氣的站起來之後，竟然背書給老師聽。他說：「柔柔的風淡淡的雲，枝頭吐新芽，鳥聲滿樹林。快樂春天已經來臨。」我們聽了都笑了，還有些小朋友也跟著念出聲來。於是我們繼續背「淙淙泉水，絲絲細雨，握地野草綠，滿山桃花紅。美麗的春天來到村中。」「青青的山，綠綠的水，田裏插新秧，白鷺低低飛

，可愛的春天景色真美。」老師大概是看大家都沒有忘記他以前教的課文，臉上一直笑咪咪的，這時突然叫停，然後也很神氣的說：「老師也會背喔！這最後一段是：『放放風箏，唱唱山歌，換上薄衣裳，池邊看白鵝，春天裏的孩子多麼快樂！』對不對？我們聽了都歡呼起來，老師的聲音真好聽，我們真是快樂的孩子。可是老師卻要大家安靜下來，因為老師的意思是我們要我們去『找春天』，並不是叫我們背書。所以老師說：『那個小朋友站起來跟我說春天在那裏好不好？或者再告訴我們全班，春天來了，你在那裏看到春天的？』沒想到大家這時候都不知從那裏找起。只有班長和洪玉芬幾個說：『春天在花園裏』，『春天在小鳥身上』，『春大在……』，頑皮的阿輝甚至跟老師說：『春天根本看不見，也摸不着嘛！老師笑着等大家安靜下來才說：『好，現在我們一起去找春天。』說著，說著，黑板上就出現了一首小詩：

「春天來了！」

「春天在那兒？」

小弟弟想了半天也弄不清；

迎著東風放長了線，

就請風箏去打聽。

※

※

※

※

※

海鷗說：春天在海上旅行，

難道你還沒聽見浪花打著拍子，

唱出了歡迎的歌聲。

燕子說：春天在天空徘徊，

難道你還沒看見忙來忙去的雲彩，

把天空擦得那樣藍得可愛？

麻雀說：春天在田野裏沿著小河散步，

難道你還沒看見大地從冬眠裏醒來，

梳過了草原的頭髮，又把花朵戴滿了綠樹？

太陽說：

春天在我的心裏燃燒，

春天在水波的臉上微笑，

春天在學校裏，跟著孩子們一同遊戲一同上課，

春天在工廠裏，陪著工人們一面工作一面唱歌，

春天穿過了每一條大街，

春天也走進了每一條小巷，

他輕輕的走進了你的家，

也輕輕的爬過了你鄰居的牆。

※ ※ ※ ※ ※

小弟弟說：讓春天住在我的家裏吧！

我要請他吃最好吃的糖，

媽媽會給他預備一張最舒服的牀。

等到大陸光復的那一天，

春天一定樂意去拜訪每一個人的家鄉。

老師寫完，又拿了一些美麗的圖片給我們看。才讓我們發問，並跟我們解釋我們還不太懂的地方。然後要我們也學著用自己的話，說一說春天在那裏。

林文山是第一個站起來的。他說：「春天來了，樹上的小鳥都飛回來了。許多小動物可以自由了。螞蟻忙著搬食物，蜜蜂忙著造蜂房，鹿先生帶着自己的孩子到碧綠的草地上吃草，蜻蜓到外面練習滑水的技術，農夫到田裏耕種，小朋友到野外放風箏。春天像一幅圖畫。」

老師說文山說得很好，其他人也就跟着站起來說了。

蔡耀宗說：昨天我在草地上翻筋斗時，看見草地裏也站了幾朵淡紫色的小花，所以我是在地上找到春天的。如果到了春天，很多花就會像人要起牀一樣，一起牀就趕快去呼吸新空氣，所以他們都探出頭來了。

吳美美說：「公雞啼，小鳥叫，太陽出來了，小貓在屋頂上睡得更甜蜜了，小狗也跑到草地上曬太陽。」

老師說觀察得很仔細，很好。

洪美蓮則說：蝴蝶用輕妙的舞姿歡迎春姑娘。小妹妹穿漂亮的背心裙歡迎春姑娘。

蔡秋雪說：「昨天我們去捉大肚魚實驗時，水已經不冷了。還看到小魚忙著跟大魚游來游去，好像興奮地說：『水暖了，水暖了，冬天已經過去了。』」

老師聽了很高興，一邊誇我們，一邊繼續問大家，春天到了，動物、植物都醒了，誰能用簡短的兒童詩來描寫它們呢？

阿輝爭著說：春天到了，春天到了，

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蜜蜂一天到晚忙作工。

我想了想才說：「東來一隊小蟻兵，

西來一隻大蟻兵，

大小合力搬米粒，

儲藏食物好過冬。」

我才說完，愛唱歌的素梅也站起來說：「ㄨㄨㄨ，ㄨㄨㄨ，大家一齊勤做工，來匆匆，去匆匆，做工興味濃。天暖花好不做工，將來那裏好過冬，ㄨㄨㄨ，ㄨㄨㄨ，別學懶惰蟲。」

老師聽了點點頭，要我們別學懶惰蟲。

這時第三排又有人舉手。是彭宜文。他問老師為什麼春姑娘也使蒼蠅和蚊子這些壞蟲醒過來呢？

老師說：「因為春姑娘最公正了，他比冬老伯愛大地上的萬物，所以他一到人間就要叫醒所有的動物和植物。」

「那他為什麼也喊醒蚊子和蒼蠅呢？」又有人問。

老師說：「因為春姑娘也愛他們啊！他們雖然壞，只會傳染病和吸別人的血，但是每一年春天，春姑娘都給他們機會，讓他

們改過自新。春姑娘認爲一個人只要能改掉壞習慣或壞毛病，那他還是好人。」

老師的話使最恨蒼蠅和蚊子的小黑大聲說：「那些害蟲真不知羞恥，春姑娘對他們那麼好，還不知道改過。」

老師笑了笑說：「小朋友有沒有壞習慣啊！有壞毛病或不良的習慣都要改喔！要不然大家都成了蒼蠅或蚊子了！」

說得大家哈哈大笑。

剛停住笑，班長又問老師，是不是草綠了，花開了，就表示春天來了。也表示春姑娘在他們身上？老師說：「不錯，春天來的時候，花兒、草兒最先知道，所以春姑娘就先躲在他們身上。」

但是又有人問：爲什麼春天會先到小草身上呢？

小麗說：因爲小草弟弟最盼望春天。

小黑說：是冬天的時候，別人欺侮小草弟弟，小草都不理他，也不跟他們爭，所以春姑娘同情小草弟弟，一到大地就先救出

小草弟弟。

阿川說：「不是這樣子啦！是小草弟弟聽小草媽媽的話，才能度過寒冷的冬天。」

老師就問阿川：小草媽媽告訴小草什麼話？

阿川說：小草媽媽要死的時候跟小草說：「你從小就要爲生活而奮鬥。要用盡力量，想法子從土壤裏鑽出來。沒有爸爸媽媽可以依賴，沒有人來幫忙，一切都要靠自己。只有靠自己堅強的克服困難，才有辦法生活下去。」

老師說他們三個都說得很好。小草是很勇敢的，不怕風，不怕雨。我們很佩服阿川，阿川卻很客氣的說他是從書上知道的。老師便叫我們有空也要多看課外書籍。……

在這節課裏，最後一個問題的是趙淑媚。我看她從開始就舉著手想發言了。這會兒老師一叫她，她就著急的問：「老師，我最喜歡春天了。春天裏，可以穿短裙上街，可以玩跳房子的遊戲，可以去放風箏，還可以去游泳。可是春天總會過去，怎麼辦呢？」

蔡秋雪也說「對，如果春天能永遠留在身邊，那該多好。」

但這是不可能的。老師說：如果春天一直留在這裏，那怎麼吃得到夏天的冰淇淋？怎麼享受得到大西瓜、枇杷、葡萄、芒果的甜甜滋味呢？

哇！說得大家都流口水了。

老師就問趙淑媚爲什麼特別喜歡春天？趙淑媚說：「因爲春天沒有夏天那麼熱，不像冬天那麼冷。春天像一個溫柔體貼的家庭主婦，使我們過得很愉快。」

老師又問黃敏輝爲什麼喜歡。黃敏輝說：「我喜歡春天裏的太陽公公，太陽公公的好處多，我要寄信給太陽公公，叫他來我家吃飯。」

我說：「我喜歡春天，是因爲一到春天，什麼東西都越來越美了。」

後來又有幾個人舉手，老師聽了直點頭。

老師說：「春天的確是個讓人喜愛的季節，因爲它給人們舒暢、希望、快樂的感覺，使大地一片欣欣向榮。可是有的小朋友一定要留住春天——留得住嗎？」

老師說：只要我們心裏常感覺到希望、快樂，生活裏也很充實、愉快。那春天不就在我們心中了嗎？那麼春天是不是就不會走遠，就可以隨時回到我們身邊了呢？

大家想了想，好像懂了。我也漸漸明白：原來春天是可以住在我們心裏的。所以過了一會兒，我就跟老師說：「老師，其實我們也可以不去找春天嘛！因爲處處是春天，春天在每個人身上啊！」

老師說：對，你很聰明。春天尤其喜歡和小朋友做伴，只要小朋友勤勞、努力，又有愛心，那每一個小朋友就是春天裏最快樂的孩子了。這樣的孩子，不但能把春天帶在身上，還能把春天帶給別人，使大家都快活，使世界更美麗呢！

老師的話說完，鐘聲也響了。有的人笑著跑出去玩，有的湊到老師身邊問下篇作文是不是寫找春天。老師笑著來不及答。阿輝就說我要寫春天就在我們教室裏。

住在山裏真好

兒童文學
散文類第二名
許細妹

「我家池塘裏的魚已經很肥了，我教你們釣魚吧！」昨天，弘明約了武祥、文夏和我，到他家釣魚。好高興啊！生平第一次釣魚，會是什麼滋味兒？令我一整夜都做著快樂、神奇的夢。

在我們班上，陳弘明的家距離學校最遠，要騎二十幾分鐘的腳踏車，可是，他每天總是第一個到校，幫值日生開窗戶、灑水。老師常常告訴我們：「眼睛疲勞了，就多看看遠山，多看綠色，才不會近視。」因此，下課的時候，大家都喜歡倚在窗邊，看對面那座滿披翠綠的小山；有一次，陳弘明指著它說，他就住在那座山裏，那兒有果園、有花園、有魚池、有養雞場，還有滿山遍野的綠。怪不得嗎，我始終覺得弘明的眼神、態度跟別人不一樣，顯得特別清澈、坦誠，原來是那山、那大自然給薰陶的呵！

「天亮喔——起床喔——」近的、遠的，幾乎所有的公雞們，正使勁兒接力唱著早安歌。奇怪，公雞怎麼也興奮得睡不著覺？才五點鐘而已，就醒來了，是不是牠們曉得我今天要去陳弘明家釣魚呢？

武祥、文夏似乎也等不及啦，比約定的時間早半個鐘頭到我家；三個人笑著、鬧著，說著昨夜的夢。

我們跨上鐵馬，愉快的轉入一條通往山裏的小路；總以為山路不是碎石子就是爛泥巴，一定顛簸難行，哈！沒想到卻是如此的平坦光滑溜，柏油路面在晨曦照射下，反射出耀眼光澤，好像舖上一條鑽石鑲成的迎賓路似的。噢，誰粗心的灑了大把珍珠在綠毯上？哦，原來是野草叢裏的露珠兒，正展開晶瑩的笑容，一路上對我們眨巴眨巴的，說些關於太陽的故事。

一陣輕風襲來，我們皺起鼻子猛吸：「嗯，好香！」「是桂花吧？」「不，是梅花。」「是檸檬花啦！」其實我們三個都說對了，放眼望去，附近果園裏、迎面山坡上，桂、梅、李、檸檬爭奇鬥妍的展露花顏，頻送芬芳，和著微風，欣唱春天的頌歌，給淡雅樸拙的鄉野，平添了幾許熱鬧與嬌豔。

「汪！汪！汪！」一條被栓在龍眼樹下的狼狗，朝我們直吠，好兇哦，嚇得我們遠遠的躲在旁邊，不敢再往前進。牠真是一條盡忠職守的好狗呢！

「凱利，別叫！他們都是我的好朋友。」弘明跑出來，喝止大狗不友善的態度，帶我們進入院子裏。

哇！好寬敞、好漂亮的庭院！瞧呀：又大又豔的玫瑰，紅的、黃的、白的，朵朵迎人，太美啦！還有鳳仙花、大理花、菊花

、九重葛、龍吐珠，以及許許多多我叫不出名字的花兒，生動活潑的擺出各種姿勢，引人讚歎！啊，我們真是走進世外桃源了嗎？

弘明正領著弟弟替花兒施肥、澆水，兄弟倆專注而愉快的工作，細嫩的小臉，被春陽曬得紅通通的，宛如含苞待放的兩朵玫瑰，是那樣的純樸自然，彷彿他們的生命也融入這亮麗的花園裏了。真是不容易呀，如此滿園豐碩的成果，該投注多少的心力呀？如果沒有肥沃土地的滋養、沒有園丁辛勤的血汗灌溉，能嗎？我終於豁然體會出老師告訴我們「沒有國，那有家」的道理啦，我們這些民族幼苗，不是正生長在「國家」這塊肥沃的土地上，受到「政府」辛勤的照顧著嗎？我相信，我們一定能比花兒長得更茁壯，然後變成辛勤的園丁，去經營我們的國家，使它更強盛、更繁華。

「對不起，讓你們等很久了，因為我必須把工作做完，才能陪你們玩。」弘明搓搓雙手，清澈的眼眸中，透出一些歉意。

「沒有啦，是我們早來了十分鐘。我連忙表示錯在自己。文夏爲了岔開話題，接著就問：

「喂，弘明，剛才你給花兒下的是什麼肥料呀？」

「雞大便。」

「啊？雞大便？臭死了！」我們三個掩著鼻子大叫。

「曬乾的，一點兒也不臭，是最好的肥料哩！說起來你們一定不相信，我家的雞大便還賣給別人，一年可以賺兩萬塊錢呢！」

「雖然弘明一向不說謊、不誇大，可是他這一句話，確實令我們大吃一驚，認爲不可思議。」

「我家養了好多好雞，走，我帶你們去看！」

真是浩大、壯觀的場面：好幾萬隻雞被分成十幾組，圈在好大好大的現代化雞舍裏，唧唧啾啾的，好不熱鬧！有的昂首闊步、有的悠遊自得，有的急著爭食，萬頭鑽動，生趣盎然，看得我們目瞪口呆。弘明的父母正在餵雞，提著大桶大桶的飼料和水，忙碌地穿梭於雞舍裏，看到我們來了，和善地朝這邊點點頭，笑一笑，表示歡迎。

「弘明，你們家養這麼多的雞，都沒有請工人啊？」

「嗯，都是我爸爸媽媽親自照顧牠們的，所以啊，那一隻雞生病了、沒吃飽啦、性情不好什麼的，我爸爸一看就知道，可以馬上對症下藥；同時，請工人那有自己照顧得週到呢？花費工錢事小，這麼多隻雞如果發生意外、染上疾病，損失才大哩！我爸爸說，養雞雖然辛苦，但是眼看雞羣一天天長大，健康肥美，心裏就滿足啦！」弘明一定是繼承了他爸爸那種勤勞儉樸的習性，

說起這幾句話來，鏗鏘有力，像個小大人模樣，把我們說得服服貼貼的，猛點頭。

弘明的爸爸個兒不大，中等身材，瘦瘦的，一臉忠厚老實像，讓人一看就知道他是個好人；弘明的媽媽長得很漂亮，也是中等身材，瘦瘦的，有點兒像電視上「愛心」節目的主持人。他們互助合作、有條不紊的在每個食槽灌滿飼料和水，一切都做完了，就換下工作服，鑽進一輛淺藍色漂亮的小汽車裏；弘明的爸爸搖下車窗，探出頭來，大聲的對弘明說：「好好招待你的同學哦！爸去載飼料，媽去買菜了。」然後「撲撲撲」發動汽車引擎，開走了。

文夏和武祥立刻叫起來：

「哇！你爸爸會開車呀！」

「好棒唷！真讓人羨慕死了！」

「是嘛，弘明。」我也驚奇的說：「原來你們家這麼富有，為什麼你從來都沒說過？而且，既然你爸爸有小包車，為什麼不請他送你上下學呢？」

「對呀，弘明，那樣也省得你每天騎那輛破腳踏車了。」武祥趕快補上一句。

「沒什麼啦，我們家雖然有一個養雞場，一個小農場和一間飼料廠，卻都是我祖父和我爸爸媽媽辛辛苦苦賺來的，那是我爸媽的成就，又不是我的，有什麼好炫耀的呢？而且我每天騎腳踏車上下學，不但可以欣賞山野風景、呼吸清新空氣，還可以鍛鍊身體，一舉兩得。哼，將來啊，我一定要開創比爸爸更大的事業。」弘明聰慧澄清的眼中，流露出堅毅的神采，我們都被這神采震懾住了。

多恢宏的氣度！真奇怪，為什麼我從來都沒想到這些呢？我在父母親的呵護下，要什麼有什麼，吃飽了，喝足了，卡通影片看膩了，就只知道玩耍、儘做些讓父母頭疼的事情，唉，和弘明比起來，可真叫人臉紅哪！曾經有人說過：「將來能做大事的孩子，現在必先表現在小事上；將來要別人信任我們，現在必先從小事做起。」「只會在父母面前流淚的孩子，更是一個永遠站不起來的人。」我想，從現在開始，我應該有所覺悟，有所改變才對。

「嗨！我們去釣魚囉！」弘明拿出四根長短不齊的釣竿，分給我們一人一根，又說：「這是我自己做的；蚯蚓也替你們挖好了，裝在這個小鐵罐了，你們知道不知道，魚最喜歡吃蚯蚓？」

「可是，我不會釣魚——」我玩弄手中的釣竿，心兒砰砰跳，覺得又興奮又刺激。

「沒關係，我家池塘裏的魚，嘴巴饞死啦，很容易上鉤，包準你們每個人都釣個三、四條回家。」

半信半疑的跟隨弘明奔到池邊，摒住氣息，學著他掐斷一小段蚯蚓掛在魚鉤上，然後使勁兒把釣線甩出去！淡綠色的池面，立刻掀起一圈圈漣漪，煞是好看。起初我們總是甩不開，釣線距離池邊很近，弘明叫我們收線重來，幾次以後，終於用得遠遠的，跟弘明甩的不相上下了。

「魚兒很機靈，所以我們最好不要講話，不然魚會嚇跑了；注意看著浮標，浮標動了，表示魚兒上鉤，不過，這時候不可以拿起釣竿，必須等浮標動得厲害，魚兒確實把魚餌跟魚鉤吃到嘴裏了，才可以行動。」弘明告訴我們，這是他的經驗談。

壓抑著一顆跳躍的心，我把兩隻眼睛死命的盯住那浮標，看它靜靜地停在水面上。「動呀，快動呀！」內心在呼喚著。「啊，動了，浮標動了！」我欣喜若狂的猛把釣竿舉起，只見一條迎著太陽閃爍銀光的魚，在半空中扭動、亮了一下，卻又「撲通」一聲，掉進池裏去。

「啊，好可惜！你只要再慢兩秒鐘就好了，魚兒還沒吃穩哪！」弘明在大夥兒惋惜聲中，加上這麼一句。

那邊，文夏卻舉起釣鈎發愣，他的魚餌被吃光啦，敢情是行動慢了一步？哎，釣魚真還不簡單，學問大著哩！

果真，池裏的魚兒嘴饞得很，頻頻上鉤，我們在弘明不厭其煩的指導下，終於親手釣了幾條活蹦亂跳的魚。生平第一次哪，那滑溜溜的、在我手掌中不斷反抗掙扎的魚，強烈的生命律動，給了我多麼新鮮、多麼驚喜的感覺呀！這和媽媽從市場買回來那種已經冰凍過的魚，是完全不同的。

意猶未盡的提著半桶嘩喇活蹦亂跳的魚，走回弘明家休息。弘明漾著笑臉問：

「你們喜歡吃什麼水果？香蕉、芭樂，還是木瓜？」

「這……」武祥、文夏和我，你看我、我看你，都不好意思說，其實早就垂涎三尺了，巴不得每樣水果都能飽吃它一頓。

「沒關係啦，都是我們自己種的，多得很，隨便你們愛吃多少就吃多少，走，我們去摘——」弘明似乎看透了我們的心思，立刻帶頭往果園跑，我們也老實不客氣的跟了去。

哇噫！太棒了，我終於達成願望，站在樹底下，邊摘邊吃最最新鮮的水果啦！等不及擦乾淨芭樂上的泥，我們就「脆卡卡」大口大口咬將起來，又說又笑的，一不小心卻讓那甜膩芳馥的汁液給噙了！我一直盼望能擁有屬於自己的一棵果樹，因此每次吃完水果，不管它是蕃茄、芭樂、橘子、木瓜，我都把種籽灑在洋台上的小花盆裏，天天瞪著它，希望它冒出芽、茁壯、開花、結

果。媽媽常常笑我：「別擺出那種望眼欲穿的模樣兒啦，我們這花盆裏邊兒的又不是自然土，種不出什麼名堂的。」低頭看看腳下肥沃的土壤，再擡頭望望結實壘壘的木瓜樹，我現在才相信，媽媽的話是對的。

「吃了太多東西，我的肚子已經裝不下啦！」武祥摸摸鼓得像皮球似的肚子說。

「是嘛，再吃呀，肚子就要爆——爆炸了！」文夏把最後一截香蕉塞進嘴裏，說話都說不清楚，惹得大夥抱著肚子直笑。笑够了，我情不自禁的由衷讚美：

「嗯，住在山裏真好！」

「是嗎？如果你們喜歡，以後常來玩啊！」

喜歡，一千一萬個喜歡哩！將來長大了，我要想辦法住到山裏來。